



嗨，过年啦！



闹元宵

台阁架起“元宵热”

作为闽东之光，沙埕铁枝是福建省沙埕一带元宵节的民俗活动。根据《刘氏宗谱》的记载，刘氏祖先在乾隆年间从泉州永春迁移到沙埕等地。他们沿袭了传统，在节日、庆典、神诞、庙会等重要日子举行搬铁枝活动。这一活动通常在每年的正月十三至十五日举行，当地渔民通过这一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年年有余。

沙埕铁枝源于古代祈福的仪式，人们抬着用铁制成的巨大树枝在街头游行，寓意着驱邪避祟、祈求平安。这一习俗流传至今，成为了当地的一大民俗。沙埕铁枝是一项独特的技术，表演者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和实践才能掌握这项技术。而铁枝的制作需要精湛的工艺和技巧，以确保铁枝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制作铁枝的材料通常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铁条，再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最终形成各种形状和图案。

伴着“咚咚”的鼓点，沙埕的街头巷尾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穿着新衣，手持灯笼，观看铁枝游行，共享节日的欢乐。场地设在一片宽敞的广场上，四周被观众簇拥着，他们目光所至之处，高大的铁枝在光照下闪烁着金属的光泽，犹如一根巨大的长矛，直指天空，引人注目。表演舞台搭建在场地中央，高度相当于三层楼，格外壮观。顶层枝干呈螺旋状，如云中难度，支撑着小演员们在空中进行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随着音乐的奏响，现场的气氛逐渐活跃。小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陆续登上铁枝。他们年龄虽小，但却毫不怯场，精神抖擞地站在高高的枝干上，向观众展示自信的笑容，并做着高难度的动作。他们手中的各色道具纷纷亮相：有的手持长剑，英姿飒爽；有的拿着扇子，轻盈翻飞；还有的怀抱琵琶，弹奏出动人的旋律。他们在铁枝上翩翩起舞，俨然仙童般如真似幻。观众们为孩子们勇敢和技艺点赞，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小演员们或对视点手指微笑，或向观众撒花祝福，逐渐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他们的表演充满了热情和活力，仿佛要将所有的欢乐和祝福都传递给

观众。在表演过程中，还穿插了各种精彩环节。铁枝上的小演员会抛洒糖果、红包等礼物，观众们争相哄抢，现场气氛愈发热烈。有时，小演员还会进行特技表演，如空中翻转、交叉穿越等，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夜幕降临，铁枝表演愈发壮观。灯光照亮了整个舞台，五彩斑斓的道具在空中闪烁，犹如梦幻般的仙境。小演员们则在灯光的映衬下，展现出更加夺目的神态。每一次铁枝与身体的接触，都伴随着观众们的惊呼和尖叫，现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这就是沙埕铁枝的魅力所在，它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小演员们站在那么高的地方，面对着巨大的风险，却能够保持镇定和自信，这是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热爱，也是他们对观众的尊重和感激。这样的表演让人感动震撼和感动，也让人更加珍惜这样的民间文化。

除了铁枝的制作和表演技巧外，福鼎沙埕铁枝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这项传统民俗活动源于渔家传统民俗文化，是渔民祈求平安、繁荣和幸福的象征。而在福鼎沙埕也流传着孩子绑铁枝、伴妈祖神游后，能够平安安成长的说法，因而每年沙埕都有众多孩子争先恐后地捆绑铁枝。在表演过程中，铁枝的主题和内容也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如“丝路良港”、“太姥祈福”和“蟠桃会”等。这些主题和内容不仅展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也反映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铁枝游行，沙埕还有其他的民俗文化活动，如祭土王爷、吃汤圆、放鞭炮等。这些活动共同构成了沙埕独特的文化，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文化魅力。

沙埕铁枝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历经百年风霜，底色不变，底蕴却愈发浓厚，它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申遗成功后，沙埕铁枝成为了闽东地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连接闽东与世界的文化纽带。

(公共事务学院2023级行政管理1班 卢静景)

舞龙闹元宵

春节在阵阵爆竹声中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我的家乡及家乡的人们而言热闹非凡的节日——元宵节。在我的家乡，元宵节有一个习俗——舞龙，大家用道具重现神话传说中龙的身影，在街头自由地穿梭。舞龙不仅是一个习俗，更是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我的家乡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台江县，舞龙这项传统习俗除了本地人家喻户晓外，在外省也有不小的名气，每年都会许多外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为求一观这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的活动。贵州的“龙”分为“火龙”和“水龙”，“火龙”是在烟花铁水中奋勇前行，“水龙”则是带动全城一起狂欢。而在我的家乡，舞龙之所以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自然是因为这条龙是在一片烟花铁水中舞出来的。

临近元宵节时，大家会以街道或村为单位，开始用道具制作象征着祥瑞与吉兆的“龙”。在制作完成后，通常由一群身体健壮的男子举着到街道上挨家挨户地拜年，将“龙”的祥瑞带到各家各户。除此之外，每年元宵节还会有“舞龙竞速”比赛，即看哪一条“龙”舞得最好，并且得到的祝福最多，哪一条“龙”就获胜。所谓的祝福也就是嘘花——人们会将自己手中装有火药和铁屑的竹筒点燃，对准自己认为舞得最好的那条龙喷射。为了在比赛中一举夺魁，舞龙队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舞龙。舞龙比赛时，每一条龙都活灵活现，在一片火海与人们的祝福中欢快地“翱翔”，尽管已经看过无数次，我依然觉得十分震撼，因场面之盛大，所以大家也十分期待元宵节的到来。

为了将气氛与人们的积极性带动起来，舞龙队通常在农历正月十三那一天，就会将自己队伍的“龙”舞上街，遇到“同类”还会就地比较起来，只是没有那火光与之相伴，虽是

有意思，但却没能到震撼的地步。到了正月十五那一天，人们会早早地聚集在舞龙比赛的地点，手拿着竹筒，等待着各条“龙”的到来。当“龙”还未抵达大家面前时，大家就已经知道他们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队除了有舞龙队以外，还会有“气氛组”配以锣鼓、唢呐等各种民族乐器以营造热烈、欢快、喜庆的氛围。比赛刚开始时，“嘘花”的人不是很多，但到了比赛高潮时，大家不再拘谨，将手中的竹筒瞄准心目中最好的那条“龙”，将自己的祝福送给他们。而这场比赛之所以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不仅是舞龙队也同样沐浴在这片火海中，更是因为舞龙队的每个人都是光着上半身的，他们与自己的“龙”共同沐浴在火光之中，毫不保留地接受着火花与人们声声祝福的洗礼。

这场比赛往往会持续几个小时，每个人都在尽情地呐喊，尽情地享受节日带来的喜悦。舞龙者舞动着色彩绚丽的长龙，在舞龙者的辛苦练习下，一条条“龙”在街头翻腾跳跃，腾挪盘旋，仿佛像活过来了。这一场景伴随着如火树银花般的火海，与喜庆的锣鼓声，观众们得以欣赏到了一场视觉、听觉的双重盛宴。舞龙不仅体现了当地人的勇气，还被当地人民寄予了对未来的期望。这场比赛的观众并不只有本地人，还有许多的外地游客，大部分游客是慕名而来，想要一观这一盛大的比赛。但我猜想：外地游客来欣赏这场比赛，或许不仅仅是想要观看一场盛宴，更是想要感受当地人的淳朴、感受这份热烈的祝福……

随着锣鼓声的远去，人群亦会渐渐散去，这一场盛宴就这样落下帷幕。虽然声音会远去，人群会散，比赛也会结束，但我们彼此的祝福永远会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我相信，家乡会在这一声声祝福中风雨调雨顺、日益繁荣。

(会计学院22级1班 杨芳芳)

为团圆的年再添趣味

刚结束公司的年会，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家过年，不论多晚、不论多远，“回家过年”总是牢牢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闽南的年，总是“声势浩大”的。除夕夜一定不能早睡，否则到了零点依旧会被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吵醒，这是闽南人在“拜天公”，寓意接下来的一年阖家平安、万事顺意。这时如果你打开窗，还能看见沉睡在小镇夜色中的房屋，纷纷亮起灯火，村里老人说除夕夜不关灯，一是热闹，二是驱邪避祟。虽然都是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但一代代闽南人，都在这样温情的传统中积习相沿。

扛着相机走街串巷，菜市场卖年货的摊子挤满了人，平日里鲜少有人光顾的服装店，都在显眼处挂上了大红袜子。街道两侧的居民们都很忙，有的架了梯子贴在春联，有的拿着加长版的拖把来回打扫墙上的灰尘，还有的正在从一大堆年货中挑出精致的物件摆上贡桌……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家家户户都赶忙着洒扫置办。当夜幕随着鞭炮声降临，村里的每户人家，都安排上了“跳火群”。“跳火群”是闽南独特的传统习俗，用干麦穗和野草堆成堆，点燃，远看像

一个小灯笼，大人小孩们轮番从火堆旁跨过去，意在驱除邪祟，也意在迎接新年。闽南地区虽傍海而生，年夜饭却不同于往日的海鲜席而大餐，而是“打边炉”，打边炉与川渝地区的火锅很是相似，但口味清淡，锅底多为大骨或海鲜，且不论家里有多少人，都同食一锅，不设鸳鸯锅、四宫格等。夜色正浓，小镇灯火下的团圆氛围随新年光耀，撒满楼阁。

过了除夕，小镇戏台就热闹起来了。南音、高甲戏、布袋戏轮番占领古老的戏台，糖葫芦、海蛎煎、四果汤等摊子将村里的孩子们堵得走不动路。高甲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清初期，打我记事开始，家里的老人就喜欢看高甲戏，逢年过节村里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这时年幼的我就负责早早地搬凳子占座，唧唧呀呀的音乐声一响，我哪里还坐得住，总是跑到幕布后面偷看演职人员“化妆脸”——只见那红的蓝的绿的颜料一般的东西直往脸上搽，加之细长的刷子慢慢填充，幕前锣鼓喧天，幕后精描细刻，刺眼的白炽灯光，凝固着高甲戏传承人员的汗水与心血。从前总觉得戏台上的转场音乐是提前录好的，后来实在调皮，到处乱窜，挪开堆在戏台左侧的大箱

子时才发现，原来转场的锣鼓声、笛声，都是现场演奏的。正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即使是在如此简陋的乡村石头戏台上，高甲戏演职人员们也是拿出了百分的精力，实在令人佩服。思绪回笔，孩童嬉闹、好曲在侧，眼前这幅阖家团圆的好景象，不知抚慰了多少辛苦劳累一年的打工人的心灵。

从小学到大学，再到步入社会，其实每一次过年都有所不同，常听同龄人说起“年味一年比一年淡了”，其实换个角度想，我们已经从学习、享受年俗文化的小孩，慢慢成长为宣传、传承年俗文化的大人了。儿时“跳火群”的新奇，“打边炉”时的温馨，还有戏台旁的好奇……这些点滴往事，都汇成了独属于闽南小孩的传统年俗见闻。我们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良久，难免会失去新鲜感，觉得年味一年比一年淡了，但每年都有新的生命、新的面孔，盛世之下，也总会有新的文化融入传统年俗。惟愿在火扫除时偷懒的你我，在破旧戏台前前帘的你我，都能用心去发现藏在传统年俗里的传承奥秘，肩负使命，为这团圆的年，再添趣味。

(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

“非遗”里的春节

闹剧：福州记忆

历史的长河滚滚东流，文脉的赓续在其中生生不息。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如一台照相机，记录下每一段属于这片土地的独家记忆。我的家乡——福州也不例外。榕城非遗，历久弥新，坐落在上下杭的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就将这一段段回忆拼凑成漫长的故事，向每一位来客娓娓道来。

福乐、福匠、福韵、福传、福人展区五福临门，而我的目光落在了福乐展区的“闹剧”中。一个个精致的闹剧演员小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模拟《珍珠塔》中的场景，栩栩如生。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闹剧，历史悠久、意蕴丰富，自明末诞生起，它便是福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谈及闹剧，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年幼时。记得奶奶是个老戏迷，和爷爷恋爱时便爱听戏，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见到老式的收音机，里头都在播放着慷慨激昂的闹剧唱词，《荔枝换绛桃》《紫玉钗》《孟姜女》……一个个故事，一段段人生，通过福州方言的精彩演绎，便成了每个福州人心中的一段段传奇。字字句句，宛如层层叠叠的浪花一般，朝着流淌的闽江水传遍四方。“唱念做打，缺了哪样都不完美，选择了这条路啊，我们要走到底才行。”这是奶奶

认识的一位村子中的闹剧演员说的。早在2006年，闹剧就入选了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无疑为闹剧作为优良文化基因的最好证明。“闹剧”的发展，还需要看下一代的努力啊！”她意味深长地感慨道。

一次，我有幸同奶奶一块走进幕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每个演员忙碌的身影，他们从未停下手中的动作，争分夺秒地为上台做准备。繁重的头饰和复杂的妆容，那些之于我们而言夸张的装饰，都是闹剧演员们传承闹剧文化的闪亮勋章。“在我们闹剧班，学生五点就要起床，六点就开始上早课。”这是每一位闹剧演员的必经之路。《韩非子》中提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正是无数个闹剧演员迈出的“跬步”，才铸就了如今闹剧发展的“千里”。过去的荣誉固然重要，但闹剧未来的道路亟需一个愈来愈壮大的队伍。

福建省“水仙花”戏剧奖就为培养福建闹剧人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自创办起，“水仙花”戏剧奖就受到了中国文联以及各个省级组织的高度重视。来自省内各地的闹剧演员团聚于此，“唱念做打，倾诉衷肠。唱词中不仅有角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还有每一个闹剧演员的汗水与

辛勤。在比赛中不仅有福州本土生长的闹剧，还有京剧、越剧等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颇大的剧种。从去年五月份落幕的第十六届比赛来看，获奖的优秀闹剧不在少数。在“水仙花”这场盛大的舞台上，闹剧便要永远绽放的那一朵，汲取源源不断的养分，将闹剧文化的芬芳洒至四海、唱遍天下。

不仅如此，推动闹剧创新型发展更是对整个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做出的巨大贡献。福州市秉承“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对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社会作出了诸多重要措施——如加快非遗传承展示设施建设、完善其项目评估和监测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都是为了定格这犹如星海般耀眼的榕城记忆。

闹剧并非极少数人所观看的阳春白雪，而是富有人间烟火气的宝藏。而今，它跨越时空而来，那一声声熟悉又亲切的福州方言，给予了无数人温暖而坚定的力量。经过数年的发展，它已不仅仅是闹剧文化珍贵的一块，亦是每个福州人灵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传承闹剧文化，每一个福州人都在路上。

(公共事务学院23级行政管理1班 黄欣瑶)

最爱布袋木偶戏

似乎有着充盈的生命感和活力。

我最爱的是布袋木偶戏，这也是我最常看到的木偶戏。顾名思义，布袋木偶戏即能将木偶套入手指，在手中操纵。布袋木偶戏演员靠着灵活自如的手指，把各种木偶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其最大特点是能一人操纵多个角色，双手“指挥”着千军万马，用唱腔传达喜怒哀乐。儿时我总喜欢走到戏台侧边，看着戏台内的两人四手五指翻飞之间，操纵着不同的角色，配上古朴唱腔，唧唧呀呀，每个戏班子配一支“小乐队”，奏上锣鼓民乐，丁零当啷，小小戏台上的一出戏，在演员的双手里，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与善恶美丑。

布袋木偶戏精于“隔帘讲古”，以说唱形式来讲述故事。在所看的戏中，我对《大闹天宫》印象最为深刻，几乎每年都能看到这部戏。《大闹天宫》取材于《水浒传》，以梁山泊化装成杂耍艺人，混入大闹天宫解救唐僧为主线。当敲锣打鼓声响起，帘子后走出一人，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且看那官老爷往凳子上一坐，翘着二郎腿，手里还摇着把小扇子，心高气傲的形象就出来了。各路英雄化身杂耍艺人，摇着头上的大壶、大碗，看得那官老爷瞪大双眼，连官帽都跟着摇起来了。每每看到这我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杂耍不成，还有美人助攻，一下把官老爷从凳子上引了下来……每次请的

戏班子并不固定，犹记得偶尔有表演者身高高高，高出了隔帘，露出个大额头，惹得我在看台上忍不住捂嘴偷笑。

随着身边爱看戏的老人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儿时看戏时认识的玩伴在我的记忆中淡出，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了，奶奶也已离开了我。今年庙会看戏的人已不及当初的一半，但于我而言今年多了一个特别的小观众——我的弟弟。弟弟今年8岁，与我初次看戏时的年纪一般。我已迫不及待地想带他去看看我小时候最期待的木偶戏，亟不可待地想将奶奶带给我回忆一并传递给弟弟。庆幸的是，弟弟也很喜欢木偶戏，我与弟弟约定好明年来看戏。于一名观众而言，看着身边的一齐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心中极其复杂；惋惜、悲凉带着对儿时的怀念杂糅在一起，也让我更加珍惜所看的每一场戏。

犹记得初次看戏时的惊奇与惊喜，正是喜欢布娃娃的年纪，看着戏台上一个个布袋木偶在表演者手指翻动间出现了生命，我便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种民间戏剧。形态各异的布袋木偶栩栩如生，配上声情并茂的唱腔和台词，而那锣鼓声更是精髓，故事的波澜起伏全由它衬托。在闽南地区流传甚广的布袋木偶戏不仅是庙会上必备的桥段，更是陪伴我长大的乡土印记。

(公共事务学院22级社会工作1班 陈玮宇)

信阳皮影戏

河南处于秦岭淮河一带，属中国中部地区，我的家乡有着许多民俗活动，其中，信阳皮影戏历史悠久，是在特定民俗活动中常见的民间剧种之一。目前，大家依然延续着在添丁、考学、乔迁、发财等多种喜事场合请皮影戏班唱戏还愿的习俗。皮影戏音乐细腻婉转，真假声交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南北方音乐风格相融的文化现象。

皮影戏人数不多，秉承少而精的特点，台前两位演员边操控影人边唱，台后几位师傅各自操持着相应乐器为其伴奏。皮影色泽鲜艳亮丽，讲究“三分雕刻，七分着色”，含生、旦、净、丑。影人的头饰、头部、身体等均可分离，通过头像变化展现人物角色的丰富内心。除此之外，还会有精美的人物、工具等小物件，带给观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通常情况下，影戏内容多与神灵有关，其中神仙戏目、历史题材的剧目占较大的比例。《封神榜》《八仙闹海》等是当前常演的剧目。因此，另有“神戏”“还愿戏”等称呼。

皮影戏精彩绝伦，其中最好看的当属夜晚的灯戏。灯光映照下的皮影更清晰，颜色更鲜明。乡亲们带着自家的小板凳，齐聚一堂，哪怕已经看过许多遍，也依然会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影人的动作。在众多戏中，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有《三打白骨精》，几张小小的剪纸人物却有鲜明的特征，让人一眼便能认出姓甚名谁。其中孙悟空和白骨精在表演人员灵巧的操纵下，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场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的打戏。小小的戏台，屈指可数的人物，却唱出了悲欢离合，展现了人间百态。

别看皮影戏如今如此风光，它也曾经历过低谷期。20世纪60年代，皮影戏被禁演，影人、戏箱更是惨遭摧毁。好在改革开放之后，皮影戏逐渐复兴，并以迅速发展之势迎来了地方艺术高峰，还出现了女演员唱戏的现象。传统的皮影戏传男不传女，改革开放的正确指导政策进一步满足了剧种人物表演的实际需要，使更多女演员出现在大众视野。在皮影戏传承过程中，中青年加入了文化传承的队伍，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思想大胆开放，善于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不仅如此，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传统皮影戏暗含的封建迷信思想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皮影戏表演关于鬼神的内容逐渐简化，涉及封建落后内容的演出也有所删减。只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传统文化才能得到

长远的发展。并且皮影戏在传承的过程中与商业娱乐性活动结合，以往只是为了酬神还愿的表演慢慢向娱乐大众群体的方向靠拢，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然而，皮影戏的发展传承依旧面临着威胁。当前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信阳皮影戏如今的传承者以中老年为主，因而表演的剧目数目不多，缺乏创新，且存在着传承渠道的匮乏、与当代艺术审美不大相符等问题，造成了皮影戏日益衰落的局面。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眼睁睁看着优秀传统文化陨落，为此，我们需要培养传承思想，尽可能将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下去。

皮影戏伴我成长至今，在我的童年皮影戏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不仅给予我如武松一般的勇敢，亦教会了我如孙悟空一般的正义。幼时的我而言，皮影戏不仅是一个传统文化，更是我的伙伴，它陪伴我成长，给予我力量，更是一个个故事培养了我正确的价值观。在我的心中，皮影戏依然如我童年时那般熠熠生辉。

(金融学院23级投资学班 代璐)